

岁月留痕

大时代·小故事·老照片

每个人在自己的经历中

都会留下一些老照片

因为我做过记者

当了作家之后

下基层体验生活

也都带着照相机

所以每个历史时期

我都留有这一阶段生活的照片

韶华／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韶华



韶华小传

韶华，原名周玉铭，河南省滑县庄子营村一个农民的儿子；只读过四年半书。在身量才有步枪那么高的时候，参加了八路军。在敌人后方当过小游击队员，连队文化教员。解放战争年代，任《西满日报》随军记者。抗美援朝时期，赴朝鲜体验生活。在转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后，到辽宁省的大伙房水库、清河水库、抚顺特殊钢厂和仪征化纤厂，长期在基层体验生活。曾任《东北文艺》副主编，辽宁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辽宁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等职。1984年在全国第四次作家会员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1996年在第五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代表大会上又被选为名誉委员。

出版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浪涛滚滚》和“茅盾点评本《浪涛滚滚》”、《过渡年代》（上、下卷）、《三角红黄白》、《省委书记和他的秘书们》、《阿Q后传》十一部；报告文学《做噩梦年代》、《说假话年代》；短篇小说集《你要小心》、《身边人物志》等八部；随笔《谈天说地》集、寓言集《新聊斋夜话》等六部，总计约630余万字。

现为辽宁省作家协会顾问。

主要作品目录

长篇小说：

《燃烧的土地》1956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浪涛滚滚》196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沧海横流》197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过渡年代》（上、下卷）198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茅盾评点本 浪涛滚滚》1991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三角 红黄白》1991年，8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寻找悲壮》1999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省委书记和他的秘书们》200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吴承恩孙悟空和猪八戒新传》2004年，兰州出版社出版。

《阿Q后传》2005年，春风出版社出版。

中篇小说：

《深秋》1983年，《春风》。

《疲劳》1994年，《芒种》。

《族长之死》1994年，《海峡》。

《小行星会议——平安无事》。

《糊涂姑娘荒唐事》1993年，《海峡》。

《首发式》1998年，《海峡》。

短篇小说集：

《荣誉》1950年，东北新华书店出版。

《战斗中的友谊》1951年，东北新华书店出版。

《沸腾的山谷》1960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巨人的故事》1961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身边人物志》1988年，11月，作家出版社出版。

《韶华小说选》1989年，2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你要小心》1981年，10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韶华卷》（当代名家新作丛书）海峡出版社出版。

长篇纪实报告文学《说假话年代》1999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篇纪实文学

《做噩梦年代》2000年，新华图书网发表电子版。

散文集：

《北海道纪行》1982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随笔选集：《谈天说地》1995年，5月，群众出版社出版。

长篇报告文学集：

《银河群星》1995年，6月，作家出版社出版。

《爱国华侨企业家潘洪江》1993年，香港出版社出版。

寓言集：

《风筝和雄鹰》1982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新聊斋夜话》1995年，5月，作家出版社出版。

主编策划的四卷本历史故事集：《腥风血雨话宫廷》。

（其中《上书》《舌头》等被译成前苏联及东欧多国文字。）

《在上边和下边》被译成日文。

另有多篇寓言作品被译成英文、法文。

ISBN 7-5610-5146-8



9 787561 051467 >

责任编辑 赵光辉 封面设计 邹本忠

ISBN 7-5610-5146-8/定价：13.00元

岁月留痕

——大时代·小故事·老照片

每个人在自己的经历中

都会留下一些老照片

因为我做过记者

当了作家之后

下基层体验生活

也都带着照相机

所以每个历史时期

我都留有这一阶段生活的照片

韶华 /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韶华 200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岁月留痕：大时代·小故事·老照片/韶华著.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6.6

ISBN 7—5610—5146—8

I. 岁... II. 韶... III. 韶华—自传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4044 号

责任编辑：赵光辉

封面设计：邹本忠

责任校对：李 佳

辽 宁 大 学 出 版 社

地址：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110036

联系电话：024—86864613 网址：<http://press.lnu.edu.cn>

电子邮件：Lnupress@vip.163.com

沈阳市昌通彩色印刷厂印刷 辽宁大学出版社发行

幅面尺寸：148mm×210mm

印张：6.375

字数：130 千字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3.00 元

作者告白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新中国建立之后的经济建设和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一直到改革开放——也就是说，从中国革命中的“小米加步枪”阶段，到电子时代“换笔”用电脑写作，我们这一代人经过的重大历史事件，几乎让我全部经过了，而且都是在第一线。对于我，这实在是非常幸运的事。

每个人在自己的经历中，都会留下一些老照片。因为我做过记者，当了作家之后，下基层体验生活，也都带着照相机，所以每个历史时期，我都留有这一阶段生活的照片。

2005年我除了写作，还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把大约有几千张分散放在不同地方的老照片，把它们找出来，按年代分类整理一番，输入电脑，刻成光盘，一是便于寻找，二是便于保存。在整理中，有朋友来访，我拿出几张老照片请他们看，并讲了在它们背后的故事。他们觉得有趣，建议我选择一些照片编辑一本书。我觉得有理，这就是《岁月留痕——大时代·小故事·老照片》的来历。

要对几千张老照片进行选择，必须有一个标准。首先这些照片都不是专业摄影师的作品，大多是我自己的留

岁月留痕

Sui Yue Liu Hen

影，或是临时抓住当时身边的某个同志，按一下快门照的，照片质量不高。可是，老摄影家辽宁日报终身记者蒋少武同志看后告诉我：你不要追求这些老照片的艺术性，而要重视它们的历史价值。所以，我筛选了能够表现各个历史时期生活特点的几十张，作为本书的材料。这样，它就不是一本个人影集，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历史画面。

第二个标准是，每个照片背后要有故事，而且故事要有趣味性，可读性，看后让人有思索的余地。一般在某个风景区“到此一游”性质的照片，是不在入选之列的。可是这里便发生了一个问题：要讲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就要写许多文字。不能像一般照片那样，用一句话说明摄此照片的时间地点完事。这样，我就按照这些照片的历史年代，写了一些它们背后的故事。虽然我尽量写得短小，可是有的故事仍然达到千字文的水平。编辑完成后，我不知道这是一本影集呢？还是一本故事集呢？不管它吧，内容是主要的。

第三个标准是，我是一个作家。作家和时代、社会、人民群众的关系是他的作品成败的重要因素。我选择照片时，主要从作家和生活的关系考虑。凡是表现与我深入生活有关系的，就入选，如果只是个人在某个场合的留影，就不入选。

在编辑老照片集的过程中，只有“文化大革命”一段，我没有留下自己的照片。而这一历史阶段在我的记忆里留下许多故事，如果没有几张照片，那将是一个空白。又是蒋少武先生从他保留的数万张“文化大革命”中的摄

影作品，让我挑选了几张，补上了令人遗憾的历史缺失。

再就是故事的选择：社会和时代，是个时空的大舞台。岁岁年年，它演出了无数的正剧、悲剧、喜剧、闹剧。有战争的血和火，有亲情爱情的生离死别，有跳梁小丑的表演……它造成的许多动人故事：令人肃然起敬，令人动情泪下，令人捧腹大笑……有时正剧变成了喜剧，闹剧变成了悲剧，让人啼笑皆非……真是形形色色，热闹非凡。

在选择故事时，我既不想让人肃然起敬，也不想让人潸然泪下。我想让人发笑，在笑的背后，琢磨点什么。所以我注重故事的趣味性和可读性。它们彼此独立成篇又是互相联系的。我常常想，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是我们这个社会和历史的活生生的细胞。把这些细胞连接起来，也就是历史的一些画面，是时代轶事，是情趣散文。我选择的标准是历史和社会的风俗画。看后让你觉得好玩、好笑，耐人寻味。

抗日战争时期的照片（很少几张）因为日本鬼子“扫荡”，行军时为了轻装，把书籍夹着照片埋在地底下，被潮湿水气弄得模糊不清了，因为背后是有趣的故事，我还是作为插页加进文中了。

韶华

2006年春节于沈阳

目 录

作者告白	(1)
第一编 旧时农村的风俗画	(1)
死要面子的败家子	(1)
不要面子的败家子	(3)
败家有功	(5)
“赵钱孙李……”	(7)
“大学之道……”	(9)
不孝的遗传密码	(11)
乞丐生涯	(13)
第二编 “杂牌军”中的“杂色”	(16)
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	(16)
一个刽子手	(19)
引导我参加革命的导师	(21)
第三编 敌后游击队生活	(24)
飞鸟各投林	(24)
少年游击队员	(27)
把标语贴到敌人据点里	(29)
在敌人监狱里的父亲	(34)
在敌人心脏里拍的一张照片	(39)
饥馑中的母亲	(43)

岁月留痕

Sui Yue Liu Hen

	我的处女作	(45)
	“八十三万人马”的游击队	(47)
第四编	前线花絮	(50)
	随军记者生涯	(50)
	好色之马	(52)
	在炮火中采访	(55)
	我缴获的战利品	(57)
	来历奇特的捷报	(61)
第五编	在北大荒黑色的土地上	(65)
	带着电台下乡	(65)
	土改批斗会	(69)
	我的第一次“上书”	(72)
	我怕自己“右”，马上向“左”转	(75)
	运动高潮中，“左”得花样翻新	(77)
	我的“上书”呢？	(80)
第六编	在燃烧的土地上	(81)
	我穿上了戎装	(81)
	战火中的朝鲜阿妈妮	(83)
	喝水，几乎要了我的命	(85)
	临津江边	(89)
	战场上的写字台	(92)
	前沿阵地上的婚礼	(94)
第七编	在浪涛滚滚的浑河上	(96)
	从“一记警钟”到“半瓢冷水”的戏剧性变化 ...	(96)
	李中耀怎么当了“右派”？	(99)
	《浪涛滚滚》的一波三折	(104)
第八编	做噩梦年代的片片段段	(109)
	小 引	(109)

我第一次毁灭“罪证”	(111)
咱家的“破鞋”呢?	(113)
“陕报”、“辽报”以及“肢解毛主席”事件	(115)
“走资派”是个宝	(118)
“虞美人”和新“好了歌”	(121)
“工农兵”造反大军杀进了作协	(124)
“黑帮们”的“黑话”	(128)
“红小兵”罚我跳“忠字舞”	(130)
造反派中的“空军司令”	(133)
造反派中的散兵游勇	(136)
“横扫毛主席”事件及其他	(139)
整人者，人恒整之	(142)
我调节心态的“哲学”	(144)
第九编 “田园交响乐”	(146)
走“五七道路”真得劲儿	(146)
我三次毁灭“罪证”	(149)
无效的有效劳动	(152)
“上帝”的“巧”安排	(155)
第十编 绵延管道三千里	(160)
在大庆油田	(160)
地震！地震！地震	(162)
“阶下囚”又变“座上宾”	(165)
第十一编 下东洋和下西洋	(167)
给日本房东包饺子	(167)
阿夷努族领袖	(169)
“向中国请罪”	(170)
美国大老板宴请	(171)
法国阳光和阴影	(173)
被“敲竹杠”的照片	(175)

岁月留痕

Sui Yue Liu Hen

	苏联和中国的“今天”和“明天”	(177)
	在莫斯科红场	(178)
第十二编	我爱我家	(180)
	钢琴随想曲	(180)
	我怎么做父亲	(183)
	生命在于追求	(185)
第十三编	休闲情趣	(187)
	漫塑寓言小品	(187)
	逛超市所想到的	(190)
结束语		(193)

第一编 旧时农村的风俗画

死要面子的败家子

我在家乡附近几个村子做过考察：有许多农户的历史都是：第一代创业，第二代和第三代子孙们，不知道创业的艰难，是坐享清福的继承者，就开始败家。“富不过三代”几乎是一种规律。

上个世纪之初，在农村的每家每户，从播种、锄草、收获，推米磨面到吃进嘴里，是“一条龙”。穿衣呢，从种棉花，纺线、织布、染色，缝制衣服，也是各家“一条龙”。各户自己是独立的。如果需要某些小商品，可以到集市上去，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的“货郎担”也送货上门。妇女们把梳下来的头发，攒起来，遇上来了货郎担，拳头大的一团头发，可以换几根针，一缕线。这是典型的中世纪的“农耕经济”，起码在我们河南省的滑县是这样。

每家都喂三五只或者十只八只鸡，不是为了自己吃，而是攒几斤后，遇到收购者卖点钱，贴补家用。对于农民们这几乎是唯一的副业生产。

我爷爷是个创业者。他就是靠贩卖鸡蛋发家致富的。爷爷收购了一定数量的鸡蛋，挑着一两百斤重的担子，到一百八十里外的安阳（那时叫彰德府）去卖。早晨出发，晚上到达，次日回到家里。

岁月留痕

Sui Yue Liu Hen

两天一个来回……就是这样的艰辛劳动，创造了我村的首富。我家在最鼎盛时期，在附近的留固镇上，开了一家铁匠炉，打造镰刀锄头之类的农具，算是“工业”；又在镇子上开了一个卖针头线脑之类的杂货店，算是商业；因为这两个企业有信用，当时还发行过货币（用木板印刷，一张两联，从中间撕开，可以兑换成银元，在附近的集镇和农村流通），这算是“金融”。家里的一顷多地，算是根基。如果“划成分”的话，我家就是地主、工业、商业兼金融资本家了。在本地名噪一时。

爷爷年纪老了，由长子我大伯接班。

我大伯算是第二代，是爷爷的接班人。他接过爷爷的班，靠爷爷积累的财富，吃喝嫖赌无所不为，表面上看，家业还兴旺发达，实际上早已资不抵债。纸里包不住火，一旦暴露了，上门讨债的，告状索赔的，派打手哄抢财物的，眼看着那么大的一个家业被粉碎了。我爷爷怎么也没有想到，他艰辛创造的家业，落得如此下场。一条小绳悬在梁上，上吊自尽了。

我大伯当然是“法人”，打官司他是被告。为躲债，躲官司，逃跑得不知去向了。

这都是我母亲告诉我的。

我大伯只生一子，名叫“玉凯”。大概按当时的法律规定，过了“追诉期”之后，玉凯哥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把我大伯接回家来。在我略微懂事的时候，还见过这个大伯，仍然很有阔佬的派头。这时，大哥可以容忍这位败家的老爹，可是别的家庭成员，却总是和他过不去。即使端碗吃饭，也要挨难看的脸色。乡亲们也讨厌他这个败家子，当面对他说：“你死了怎么见祖宗呀！”这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他是个要面子的人，觉得生对不起家人，死后无脸见创业的父亲，一时想不开，第二次出走了。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身无分文，又不忍低三下四地要饭，一去就杳无音信，多年不见回来。可能冻死或饿死在他乡的什么地方了。

我爷爷创业，我大伯败业；创业者和败业者，都没有好下场。

不要面子的败家子

这是我三姐婆家的故事。

我三姐是我大姐做媒，嫁到大姐同村——大王庄的。姐夫名叫王引禄，比我三姐大九岁。虽然年龄大些，都是穷苦人家。农村婚姻选择配偶的条件，主要是看人。姐夫这个人勤劳，脾气好，穷和富是可以改变的。现在穷，只要勤劳，将来也许会致富。现在虽然富，将来也可能败家。

三姐的婆家就是这种历史的明证：

三姐的婆婆嫁到他们家的时候，他家还是一个大地主。婆婆的娘家也是大富户，可以说是门当户对。分家独立门户后，三姐的公爹一杆大烟枪，把家产都抽进去了。

当这位“公子”还是“阔少”的时候，吃喝嫖赌不说，村中还传扬着他的一个故事：说是雇工给他家挑水，他只要担子前面那一桶，因为后面那桶水，雇工可能放进臭屁。这个故事在大王庄无人不晓，可见这个阔少在富贵时“作践”到何种地步。

三姐的婆婆——这个当年的大家闺秀，非常厉害。她不承认败家的丈夫，儿子也不承认败家的父亲。她们母子合力，把老爷子净身出户地赶出了家门。

可是这个当年的阔少，不像我的大伯，败了家产没脸见人自己出走了。他居然还留在本村，住在村东头的一间破关帝庙里。他没有挨家挨户地讨饭，而是靠偷窃为生。每到夏收或秋收季节，夜晚去偷点成熟的庄稼，回到关帝庙用手搓出粮食，用蒜槌捣碎，三块砖支起一个小锅，熬稀粥过日子。村中的人即使捉住了他，街里街坊的，能把他怎么样？所以这个小偷从来没有犯过事。我小时候到三姐家串亲戚，路过那座关帝庙，还悄悄往里瞧过，这当年的阔少

岁月留痕

Sui Yue Liu Hen

爷，破衣服黑黑的，到处是窟窿。

有一年冬天，大雪封门。那关帝庙没有门和窗户。村人很久也不见老头出门。后来人们发现他被冻饿而死了。身子被积雪埋住了大半。因为妻子和儿子已经不承认他这个丈夫和父亲了，死了好多天，也没有人去收尸。

后来，还是本村的长辈们劝我姐夫说：“引禄呀，他究竟是你的亲爹，你收拾一下尸骨，让他老人家‘入土为安’吧。”

我姐夫这才买了一口棺材，把败家老爷子尸体抬进家中，举行“丧葬”。按当时农村的习俗，故世的父亲出殡那天，儿子要对着棺材“摔老盆”，即用一只瓦盆往棺材头部一摔，接着倒下要大声痛哭：“我的爹呀！”

我姐夫在当时也这么做了。但我没有问过他当时是什么感情，怎么能哭得出来呢？

败家有功

我外婆家是富裕中农，上个世纪 20 年代正在创业时期，全家都勤劳节俭，以求致富。那时农村妇女的副业，只有纺线织土布。除了自家穿用外，还可以拿到镇上去卖。我母亲告诉过我，她在娘家时，只用九天时间即可织出一匹布。当时的布面，宽二尺四寸，长两丈。要用旧纺车，把弹过的棉花先纺成线，然后的工序是：浆、络、织。后来我计算过，这么一匹布的经纬长度，大约有 20000 米，只纺线也等于走二十公里，更不要说以后的工序了。就是这样，我母亲靠织布卖钱，居然给娘家挣了一座瓦房。

而我父亲呢，在兄弟中排行老四，是个阔少出身，也养成了一些恶习。我大爷吃官司时，兄弟四人赶紧分家。分家不久，分得的几亩地，就让我父亲卖光了。

可以想见，母亲是个创业者，父亲是个败家者，作为夫妻，他们家庭环境形成的性格，生活习惯，价值观念，为人处事的态度，差距有多么大，夫妻之间感情是什么状态，可想而知。

父亲把几亩地折腾光后，便出外打工去了，靠我母亲纺线、织布养活我三个姐姐——那时我还没有降生。可是我母亲靠自己的勤劳，不仅养活了全家，而且有了剩余还托人放高利贷。攒够了钱，又买了三亩地。

1944 年我从部队回过一次家，我母亲还偷偷领我去看过那块准备留给我的“遗产”。我说：“你用不着给我留什么地呀！”

母亲说：“你早晚还不回家呀！”

对于这块地的“产权”，母亲为了防止父亲知道后再卖掉，是在我的堂兄名下买的。所以，在土地改革时，把我家划为“贫农”成分。我父亲对母亲说：“像你那么勤劳的干法，肯定要成为地主，

岁月留痕

Sui Yue Liu Hen

挨斗争时还不得‘上老杆’呀！”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上老杆”：在1947年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时，受极左路线影响，对地主富农是很残酷的。这种残酷在各个解放区施用的刑罚不同，那时又没有法律，农民们便“发明”了许多刑罚。在我们豫北是“上老杆”，即把地主从背后绑着双手吊起来，拉到很高的杆子上，问：“你看见台湾没有？”（农民都以为地主希望蒋介石打回来，以反攻倒算。）

被吊着的地主如果回答：“看见了。”农民一松绳子，地主分子便从几丈高的杆子上，摔下来。如果他说：“没有看见台湾。”就继续吊着。这样一直到死亡为止。

在土地改革时，贫苦农民，整日整夜地开斗争会。有的媳妇，自己娘家成分划的是贫农，如果嫁到地主家里，就成了“地主婆”，也要挨斗受刑，这些年轻媳妇的求生之路是逃跑。我村子里有一个赤贫，是个一只眼睛的瞎子，有一个被划为地主的年轻媳妇，硬是躲到他家里，要求收留她结婚。这样她就成了贫农，就安全了。

我三姐家隔壁有一个大地主，名叫“王老修”。我少年时对他的印象，总觉得他像银元上的“袁大头”。（袁世凯统治时期铸的银元，全国流行。）在土地改革时，“袁大头”的全家子女都劝他说：“爹呀，看来在斗争会上，你也难免受刑一死。你自杀了吧。自杀了，还可以留下个‘全尸’不然……”

这位“袁大头”觉得有理，便喝卤水自杀了。家中的儿女们，把门反锁上，光等着老爷子的“噩耗”，以便对外“发丧”，谁知因为卤水喝得太少，等到半夜，他忽然敲门，说要大便……

所以我父亲才对母亲说：“像你那么个干法，还不得‘上老杆’呀！”

因为父亲的败家，我家在划成分的时候是“贫农”，我父亲的逻辑是“败家有理”了。这就用上了那句老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呀。

应该说明的是：1948年初，党中央纠正了土改中的极“左”倾向，1949年全国解放时，在新区的土地改革，斗争会就比较文明了。